

乡愁大理

凤凰花开满城欢

吴自睿

每到五六月间,整座南涧县城便被点燃了般,开满了火一样热烈的花。远望过去,一树树、一排排、一片片,红得热烈,红得坦荡,红得不顾不顾。那是南涧一年中最喧闹的季节——不是人声的喧闹,而是色彩的喧闹。

于我而言,凤凰花是记忆的锚点。平日里,那些旧日的时光沉沉地躺在心底,像河底的卵石,水波不兴,无人惊扰。可凤凰花一开,整条河便活了过来,那些沉淀的往事翻涌而上,变得清晰而鲜活。

南涧的夏天向来酷热,太阳明晃晃地挂着,晒得泥土发白,晒得蝉声嘶哑。可童年时的我们,仿佛天生与热结缘,在田野间撒欢疯跑,从不知疲倦。

那时南安桥还在,石砌的桥墩,斑驳的桥面,我们光着脚丫从这头跑到那头。每逢雨后上游涨水,便能眼见河水陡然宽阔,挟着浑黄的浪,轰隆隆地奔涌向前,水花溅到桥面上,凉丝丝的。我们趴在桥栏上看,一看就是半天。如今想来,我的童年大概也随着那条河,浩浩荡荡地流到远方去了。桥拆了,水还在流;人走了,记忆还在。

长大些,上了初中、高中,我渐渐发现一个“秘密”——每一年的毕业季,都恰巧撞上凤凰花开得最盛的时候。起初只是巧合,后来便成了某种默契,仿佛那火红的花是专门为送别而开的。看着那些铺天盖地的火红,我会没来由地想起教室里寻常的午后,风扇吱呀呀地转,老师在黑板上写满板书,同桌递

过来半块橡皮,后排的男生悄悄传着纸条。想起背不完的书,答不完的卷子,想起那些曾并肩走着,如今却散落天涯的好友。那时候总觉得日子漫长,毕业遥遥无期,可转眼间,凤凰花一红,人就散了。

那些年,上初中要赶早班的校车。天蒙蒙亮就得爬起来,睡眼惺忪地往车站跑。如今南涧县城中心早已建起崭新的中学,宽敞的教室,标准化的操场,孩子们再也不用像我们当年那样奔波。我读高中去了更远的大理市,周末回家得坐班车,在盘山路上摇摇晃晃大半天。车子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颠簸,窗外的风景从陡峭的山崖渐渐变成幽深的谷底,又渐渐从谷底爬回山腰。那时觉得回家的路好

长,长到可以在车上睡两觉。而每学年结束,当车子终于颠簸着进入县城,第一个闯入眼帘的,永远是那如火如荼、劈头盖脸的凤凰花。那满城的红,像故乡张开的滚烫怀抱,不问你这学期考得好不好,不问你瘦了还是胖了,只管把你拥进去。彼时,疲惫的身子顿时一振,到家了。

上大学第一年,去湖北武汉要整整两天。先坐班车到下车,再转夜班车,咣当咣当地在车上晃上一天一夜。硬座,腿伸不直,睡也睡不安稳,可心里是欢喜的,因为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见长江,第一次知道世界原来那么大。后来,高速公路通了,从南涧到大理市的时间缩成一个多小时;再后来,高铁也通了,大学后半段,我当

天便能从武汉抵达家门口。那些曾经以“天”为单位的路途,如今按“小时”计;那些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地方,如今却可朝夕至。

这些年,物质丰裕了,路途不再漫长,家乡与我,都在真切地切地往前走。老房子拆了盖成新楼,泥巴路变成柏油路,街上多了许多外地牌照的车。南涧在变,我也在变。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只有那凤凰花,年年岁岁,依然在同样的时节,开得不管不顾,一如往昔。它还是那样红,红得像火,像血,像年少时的一腔孤勇。那一簇簇红艳的花朵,开在浓绿的枝叶间,带着暖意,带着灿烂,仿佛在说——无论你走多远,我总在等你回来。

风在稻田间奔跑 (外一首) 山雨

一万株秧苗从同一个方向弯腰 他们向西弯腰 我看见那是风从东边奔跑过来

风像孩子一样撒野 秧苗不停地向各个方向弯腰 他们腰杆的韧劲不亚于我的母亲

稻田间还有白鹭 风也在白鹭的翅膀下面奔跑 白鹭旁边还有劳作的农人 他们制造的风不如一只白鹭

空闲之余 我喜欢一个人 到自美坝坝子拍照 将风和农人的笑脸定格下来

我要静如一块石头

任雷打 风吼 日晒 雨淋 我要静如一块石头 远离俗世 喧嚣 流言蜚语 静如一块石头 收藏起自己的锋芒 静如一块石头 走自己的路 酿自己的梦 真正的石头 沉默 是它行走的另一种方式

栀子花开 乌兰

如果一定要问 六月是什么花的季节 栀子花会用满枝繁花回应你

总疑心栀子花是饮牛乳长大的 不然怎生得一身温润奶白

栀子的清香 是六月最好的馈赠 醇厚 却半点不腻 轻嗅 便以清芬涤荡心底

我总偏执地认定 栀子只为我开 独为我飘香 我的偏爱 是我赠予栀子花的一腔深情

微光 罗天文

风和花都按照自然规律 次第展开 一望无际的原野 深情仰望着蓝天白云

地铁总是不厌其烦地来来回回 在钢筋混泥土的人群里 熙熙攘攘 我不再寻找 寻找丢失千万年的你

那是一个烟雨蒙蒙日子 街角冲出一束光 你怎么在这里呀 我一直在这里呀

游西湖 杨浩宇

晨雾缭绕 芦苇丛中透出丝丝金光 乘上木船 船夫大哥熟练撑起船 绕过小屿 穿过桥孔 “六村七岛”间 草木清香如风 婉转的渔歌渐起 沉醉其中 不觉舟已靠岸 咀嚼着酥嫩的小鱼虾 齿颊生香 心底漫起温柔乡愁



苍山飞虹

茶映青摄



杨 晓元现已年过六十,经济收入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地震以前,他的工资收入是五百八十元,现在增加到一千八百三十元,但对于他那个家庭来说,仍是杯水车薪。儿子儿媳外出务工收入也不高,两个孙子都还小,生活就是一地鸡毛,有时他也感到很无奈。

不管怎么说,杨晓元仍是山石屏数百名麻风康复者中的幸运儿。他娶到了健康的老婆,有儿子儿媳,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孙子。一家人其乐融融,享受天伦之乐。他还在县城附近的中炼村买了舒适的小院。他还是山石屏村的党支部书记,在他的支部成员中,有李桂科这样的党的二十大代表。

2022年10月20日,李桂科在北京参加党的二十大时,与山石屏有过一次视频连线,在那个视频报道里,李桂科向村民们说了他的感受。

李桂科说:“10月16日那天,我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党的二十大报告,非常振奋!报告提出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大家都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啊!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我们山石屏村党支部的每个党员,要把老人们护理好、照顾好,让来到山石屏村的人,都能够看到党和政府对特殊群体的关怀。”

在视频中,山石屏村党支部书记杨晓元说:“李医生,你辛苦了,今年咱们的收成很好,你去北京开会以后,我们加强了服务和护理,您不用担心。”卫生员宋树江说:“老人们身体都很好,您放心吧!”水电管理员赵凤桃向李桂科报告了好消息:“这几天您给我们买的牛还下了小牛犊呢!”

杨晓元,也算是山石屏的成功人士了吧!

康复者之二:杜朝明

见到杜朝明时,他正悠悠地眺

着二郎腿,坐在院子里的板凳上看风景。顺着他的视线,我看见郁郁葱葱的山峰,山峰之上是蔚蓝的天空,上面飘着状如轻絮的白云,颇为惬意!

聊起几十年的生活,杜朝明总是笑呵呵的,云淡风轻的样子。或许是他现在的日子过得安逸,或许是他子女成器,后顾无忧。俗话说,前人强不如后人硬,此话于他不过为。

1955年2月4日,杜朝明出生在洱源县江尾乡兆邑村十三队(现属大理市上关镇)。小学毕业后,他在生产队当记分员。1979年,他得了麻风病,这是个大事情,村里肯定容不下他,媳妇也与他离了婚,有个娃娃,归前妻抚养。

杜朝明很清晰地记得他进入山石屏麻风疗养院的日子:1981年10月11日。在山石屏的麻风康复者中,他1986年治愈,仅仅五年,他的麻风病得到了彻底解决,算是麻风患者中治愈得快的。这得归功于联合化疗的推广,也因为李桂科医生的精心治疗。

“治好了没想到回老家吗?”我问他。 “怎么不想?不过媳妇跟我离婚另嫁,老家我的土地也没得,回家也受歧视,算了。”他呵呵笑道。

杜朝明是个善良的人,也想得开。前妻与他分手,他表示理解。我问他:“你能聊聊前妻吗?”他说:“离婚后她就改嫁了,日子也还过得去,各人有各人的生活,不要提她的名字,对她不好。”

不过他倒是愿意提他的第二任妻子。1983年,杜朝明找了个麻风康复者,在山石屏结婚,她叫尹炳兰,洱源县此碧乡人。2008年5月,尹炳兰因肺部感染去世。

杜朝明与前妻育有一女,与第二任妻子尹炳兰育有一女,尹炳兰又带来两个女儿。这样,杜朝明就有了四

个孩子,都随他姓杜。杜朝明与前妻生的大女儿叫杜建菊,大女儿有两个孩子,现在都已上了大学。杜朝明把第二任妻子尹炳兰带来的两个孩子取名杜竹英和杜竹飞,都送回了老家兆邑。杜竹英和杜竹飞回到老家后,都各自成家,两人都有两个孩子。其中老二杜竹英已经有了孙子,杜朝明现在成了曾祖父,炼铁一带叫“阿劳公”(白话)。

看起来乐呵呵的杜朝明一点也不显老,谁也看不出他已近古稀之年。

其实杜朝明引以为傲的,还是他的小女儿,也就是他与尹炳兰共同生育的杜树飞。这个孩子是他的骄傲,使他扬眉吐气。这个孩子也是山石屏的骄傲。杜树飞中学时代就脱颖而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理州民族中学,后来考入河北大学,大学毕业后在重庆邮电大学读研究生,现供职于华为集团成都公司。

杜朝明说:“娃娃读书,都是靠我和尹炳兰种田养猪提供学费杂费,还有李医生联系的社会团体捐助。”

两名麻风康复者,拖着病体,种几亩薄田,开荒种地,养几头猪,硬是把小女儿供到研究生毕业,非常不易。这对于工薪族来说都难,更何况是麻风康复者。

我问杜朝明:“你地里都种了些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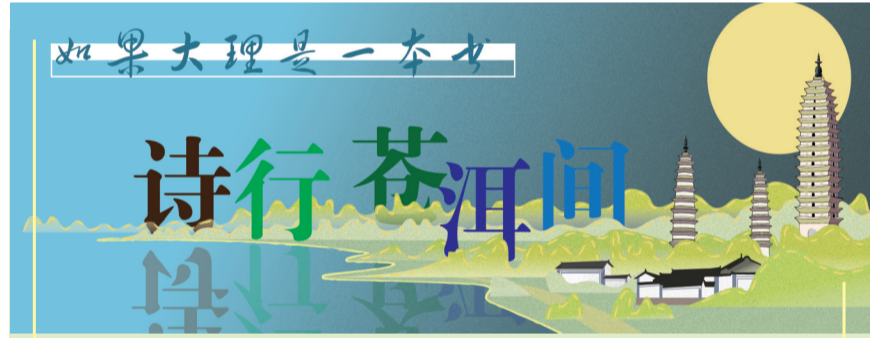
“苞谷、蚕豆、小麦、菜籽”,这是杜朝明种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他还自己盖猪圈,养了六七头猪。架子猪喂成肥猪后,拉到炼铁街、长邑街卖,卖来的钱都用来供娃娃上学。

按炼铁人的说法,叫“供书”。 2003年,杜朝明开始兼职做疗养院的会计,每个月补贴六十元。至今,会计的补贴已涨至九百元,也能贴补家用。

山石屏疗养院的会计,涉及发放给康复者的生活费。现在康复者每人发九百一十元,高的有一千零五十元,还有食堂的收支。现在食堂有七人吃饭,由康复者轮流做饭,每人收六百元。会计还涉及社会各界的捐助,一个月上报政府一次,两个月结账一次。杜朝明说,以前山石屏的会计有四个账户,现在全都归拢一个账户。他现在还不会电脑做账,所有的账务都是手工。以前还打算盘,现在可以用计算器。

连载 82



栏目策划 洪长青 王晓云 杨磊 栏图设计 何俊伟

天生美游园诗

段和誉(宋)

虎啸天生关,水泻银华翻。 梅开彩虹桥,龙吟碧水潭。

——《大理历代诗词选》

距今900多年前的一天,段和誉游园信步至天生关,有感于峡谷间山水激荡,提笔写下一首诗,词句简练却表达精准,少年心性却气象峥嵘。

段和誉,段正淳之子。《天龙八部》中的段誉,人物原型便是宋代大理国段和誉。在《天龙八部》中,段誉无心习武,却阴错阳差地学了“凌波微步”“六脉神剑”,虽说“凌波微步”是逃跑保命的“神器”,“六脉神剑”也是时灵时不灵的,但都算是高绝武功;段誉无心争夺帝位,但最后却阴错阳差地登上了帝位,整个人物有较强的戏剧性。

而在大理的历史上,段和誉是宋代大理国在位长达37年的执政者,在位期间勤政爱民,史称“勤于政事”“爱民用贤”。

天生关,又称天生桥,绝对是大理的一个地质奇观。天生桥位于苍山斜阳峰和者摩山之间的峡谷中,桥身为一块巨大的石块卡夹在峡谷之间而成,西洱河水从下涵涌通过。按大理本土地质学者彭国海先生在《谈天说地大理》中的说法,天生桥是横断山大地运动留给大理的地质标本。天生桥桥身连接着云岭山系的苍山斜阳峰与哀牢山系的者摩山,两大山系地层形成年代跨度巨大,地质结构迥异。忽然有那么一天,在地质运动作用下,某块巨型石灰岩岩体崩落,凌空横架西洱河谷,天然形成一道石梁通道。你说奇不奇?

更奇的是,整个洱海盆地数百平方公里水域,现今只有天生桥这一地质缺口向外排水,并由此流进澜沧江。洱海常年水位稳定,与天生桥有天然落差,湖水在此骤然跌落,漫天水花飞舞,在阳光下晶莹剔透,美不胜收。因为出水口和峡谷落差大,形成飞花点翠的瀑布,溅起的水花宛若朵朵梅花,故有“不谢梅”之称。

还有更奇的,西风、印度洋西南季风前行时遇到苍山十九峰的阻碍,气流全部压缩涌入天生桥所在峡谷,狭管效应让风速成倍暴涨,形成一条巨型的天然风道,其间风声真如虎啸龙吟一般,这便是大理“风花雪月”四景中“下关风”的发源地。大理人常说此地“一年一场风,从春吹到冬”,若以大理的传说故事来说,那地就是“风婆婆”摔碎“风瓶”的地方。地质奇观与人文传说在天生桥倒是契合得严丝合缝。

少年段和誉笔下,“虎啸”“龙吟”将“一石扼两山”的天生桥地质特点描绘得生动到位,“水泻银华翻”与“梅开彩虹桥”,则将“天生桥下水如雷”写得唯美且极富动感,朵朵水花在半空则如水晶梅花,晶莹剔透,落下则如碎银泻地,满目灿然,让人感叹唯有大理有此桥,唯有此桥有此景。

时光平仄漫长,天生桥激流景观因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修建西洱河电站而消失,仅存石梁。时至今日,从天生桥所在峡谷吹来的下关风,依然常年为大理送来清凉的慰藉,而我们所热爱的大理,依然常年以温柔治愈“大理风”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去有风的地方”渐成无数人心中对大理诗意栖居的共同向往。

(王晓云)



盛夏彩衣

方慧敬摄